



陈莹,笔名莺歌。生肖兔,性别男;大学文化,中共党员;曾任教书匠,现为公务员。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,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,入选过多种文集。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醉人的微笑》、《春天对秋天的致意》等,曾获济南文学奖。

长清的冬天

桐花柳叶各舒展



灵岩心语

□王新勇

长清的四季是美妙的,但独有冬天更加斑驳陆离。虽然水光山色暗淡了,但与秋、与春的交织,更加勾勒出一幅曼妙的冬景,洒脱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立冬后,长清便进入了节气中的冬天,开启了初冬长清的好时光。由于地处北温带,冬夏长春秋短,虽已入冬,但秋意仍浓。气温偏高,迟来的秋雨,只能买上“冻”车票,驶进初冬岁月。趁着黎明,辛劳的长清市民还没睡醒,温和的冬雨从天而降,亲吻着长清大地,静静地敲打着窗纱、枯叶、衰草,冲洗着青松、门窗、马路,洒落在文昌山上、石麟山下、长清湖中;粗心的人们依然穿着秋装出行,裹紧了风衣夹克,但仍不能阻挡冬雨带来的寒气。

小雪、大雪的节气来临,一般气温降到10℃以下,真正意义的冬天来了,长清便进入严冬时节。车辆出行的频率缓慢起来,人们的体态也臃肿起来,念着节气的名字,巴不得第一场雪早一点来啊。有时,太阳暖洋洋的,天空湛蓝湛蓝的,一丝雪姑娘的影子也没有;有时,像中国梦一样心想事成,伴着气温、气压和运气,雪便真的来了,洋洋洒洒,天女下凡般降落在地标建筑的屋顶上、乡间田畴的麦叶上、方山脚下辟支塔的塔刹上、孝堂山的石祠上、马山东侧植物标语“毛主席万岁”上,还有五峰仙山的诸峰上、莲台山未落的枫叶上、长清湖庞大的冰面上……

雪来了,一个银装素裹的长清世界里,无不留下雪的身影,长清顿时更加洁净起来,塑造出只有书中才有的童话世界。马路井盖冒出热气、供暖设备散发的暖气、万户千家溢出的和气,成为童话世界中主动力,诉说着“天降仙境,人在景中”的梦幻。大人们忙碌中无暇雪景的美丑,倒是不大不小的顽童们,把大人们清扫堆积的“小雪山”,要么装扮成婀娜多姿的雪人,要么变成可以进攻的“糖衣炮弹”,扔来掷去,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事、抒情文章,推出一些名家专栏,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,歌咏长清山水之美,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,为了鼓励新人,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学生的优秀习作,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,感谢其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qlwbjrcq@163.com。

好不快活;有的干脆绕到“敌人”背后,把一把雪扔进别人的衣服里,在争吵、追逐中,享受“雪融于水”的凉爽。太阳照常升起,依然暖洋洋的,但气温却降到个位数,融化的雪水,经过夜间寒气的洗礼变成冰挂、冰柱、冰溜子,挂在山崖、屋檐、松林上,冰清着、玉清着,在阳光下泛出五彩霞光,时不时地落在地上,变幻出许许多多的玛瑙、翡翠、玉石、珍珠一类的东西,让人们感到长清冬天的美妙。

下雪了,哪里也去不了了,无奈的孩子,便孤独地躲在家里,看窗户上“窗花”,或用小手在“窗花”上画出自家才学的小动物,有的干脆把稚嫩的脸庞贴近窗户,把严冬的初吻献给“窗花”,留下一个双片的“月牙”,透过“月牙”观赏外面的世界。上班的依然要上班,上学的依然推开了家门,早市上明显人少了,不得已的才在早市上遛一圈,菜贵了,天冷了,紧走了,济柴、重汽等企业的机器依然在轰鸣着……

一场秋雨一场寒,一场冬雪兆丰年。人们在茶余饭后,在上班下班下,谈论着长清好年景。

进入腊月,农村的年和城里的年都来临了,长清便进入了和谐幸福的岁月里。在农村,人们开始忙年,购买年货,添置新衣,打扫院子,擦净门窗的玻璃。在长清驻地,人们则忙碌着一年的收尾工作,两会、总结、计划,比平时的忙碌更紧凑。城里和农村有一样工作是相同的,那就是“扮玩”,也就是文化活动。接近春节,在长清清河街、龙泉街、灵岩路的沿街道上,数以千计的灯笼,红红火火地挂起来,让人们感受到春节的来临;在清怡园、清悦园摆放的各式各样的花灯,更成为人们合影留念、微博微信的主题。老奶奶来了,放假的孩子来了,外地的亲戚来了,花灯中透着喜庆,传递着发展,彰显着“厚德、包容、实干、图强”的长清精神。年后的“十三会演”,更是群众“扮玩”,群龙竞技,踩高跷、划旱船、扭秧歌,一个比一个精彩,一个比一个鲜亮,活动中充满了丰收的喜悦,更殷切着来年的愿景。

冬天已至,春天的脚步便近了,长清的明天更更好了。



晚,各回自己的寝室,辗转反侧,孤枕难眠。男人闲了,在院子里种一棵树,梧桐;女人闷了,也在院子里种一棵树,垂柳。两棵树渐渐长大,两个人慢慢变老。一潭死水般的日子,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,两人心中已经波澜不兴。

如此名义夫妻,注定了膝下无嗣。所以,两人就格外喜欢孩子。看到街坊家的小子,男人会抓一把糖果或花生,亲热地塞给孩子。邻舍家的妮子来家里玩,女人会拿出一块好看的花布,笑嘻嘻道:“你叫我一声妈,这块布就给你做裙子穿。”

两个人都特别爱干净,各自的房间收拾得有有条不紊。桌上纤尘不染,地上清清爽爽。即使烧“渣子(煤坯)炉子”,也不像别人家烟熏火燎,刺鼻呛人。

柳叶黄了又绿,桐花落了再开。一年接一年过去,两人的生存状态成了公开的秘密。有好心人前来劝和,对男人道:“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呀,跟她说话句软和话吧。”男人倔强,身板像梧桐一般挺直:“我做错什么了吗?”亲朋好友劝女人:“这算过得什么日子哩,对他温顺一点吧。”女人坚定,腰肢像垂柳一般柔韧:“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吗?”

冷战的岁月,艰辛而漫长。几十年后的一个深秋,

是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垂垂老矣的女人,抱着被子从两棵树中间穿过,来到男人屋里,怔怔地看着老汉说:“今儿夜里,让俺在你屋里睡吧。”老汉虎着脸说:“你的炕不塌不坏的,干吗要上俺屋里来?”老太太迟疑了一下,没再说话,垂下头,抱着被子回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,老太太没像往常一样起来做饭。老汉以为是因昨晚的事怄气,就没往深里想。到了中午,老太太仍然没有开门,老汉沉不住气了。到老太太门口侧耳听听,寂静无声。一推屋门,开了。只见老太太穿戴整齐,面容安详,静静地躺在炕上。连叫几声,不吭声;上前一摸,身子已经凉了。

一潭死水,终于泛起了波澜。老汉号啕大哭,悲痛不已。发送完老伴,他再也不吃不喝,谁劝也没用。半个月后,形容枯槁,皮包骨头,追随老伴而去。

谁说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?一辈子有缘无分的生活,着实令人唏嘘叹惋。猜想一下他们的前生,男人应该是院中那棵梧桐树吧?春花秋落枉虚度,不与凤凰做暖巢;女人自然是那棵杨柳了,婀娜柔情空错过,化作飞絮自飘零。这两棵树啊,几十年风雨相伴,却又各自舒展;年年并肩生长,却又孤独寂寞无言……

□莺歌唱晚

□陈莹

解放前,青年男女的婚约需听从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当事人在婚前是不兴见面的。有个老掉牙的笑话很多人都听过:媒人给一青年男子介绍媳妇,写一封书信,将女方基本情况逐一列出。旧时的文牒没有标点,句读要靠个人理解。男方请来读书人,抑扬顿挫地念信:“乌黑的头发,没有麻子,脚不大,周正。”条条符合心意,男子不禁心花怒放。谁知将新媳妇迎娶进门,却发现实际情况与信中所言大相径庭。新郎怒发冲冠,持信找上门去。媒人舒展书信,也抑扬顿挫地诵读一遍:“乌黑的头发没有,麻子,脚不大周正。”新郎无言,悻悻而归。

所以,很多旧式婚姻,全凭“撞大运”。找对了,碰巧了,举案齐眉,琴瑟和谐,算你大幸;找不好,撞歪了,离心离德,同床异梦,只有自认命苦。多少人间悲喜剧,都由婚姻中来。

有对夫妻,就是旧式婚姻。当时男人很年轻,胸中澎湃幸福的渴望;女人也很年轻,心里盛满美丽的憧憬。两人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热热闹闹拜过天地,入了洞房,没承想彼此却大失所望。对方离意中人的标准相差甚远,两个人的心同时拔凉。但是,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,有许多清规戒律的掣肘,自然不能离婚;最好的相处方式,就是婚内分居。

眼中有泪,咽进肚里;心里有苦,将牙咬碎。表面上两人还是夫妻,私下里却形同路人。房屋器具漏了坏了,男人维护修缮;衣被脏了破了,女人浆洗缝补。白天,在同一个锅里抡勺子,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;夜